



本書著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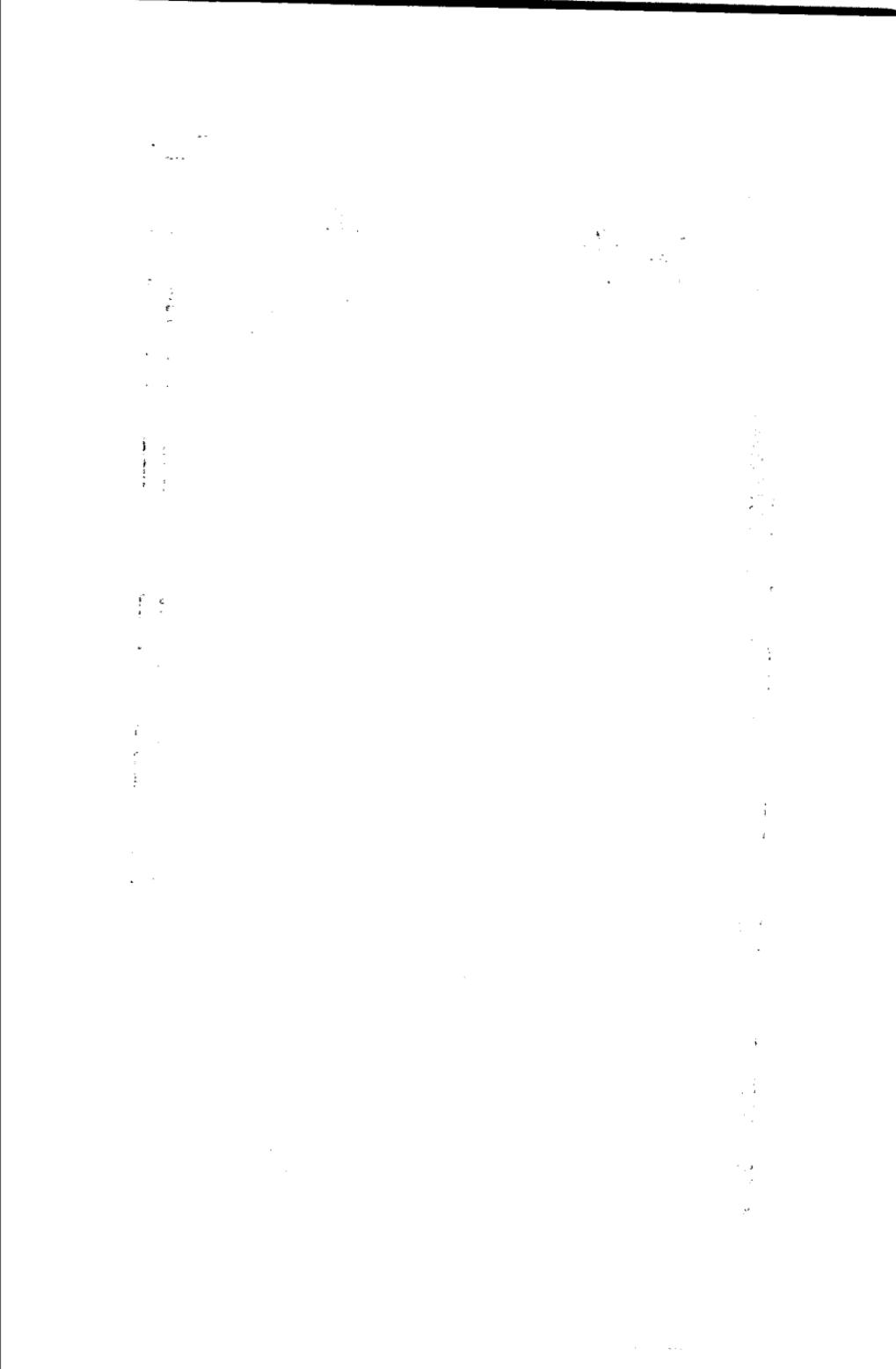
徐蕙藍的作品

- 流雲
- 婚姻的故事
- 碎影
- 生命的旋律
- 弦歌
- 山色青青
- 春歸路
- 河上的月光
- 一片陽光
- 第五季
- 綠湖春
- 揚帆
- 翡翠谷
- 輕霧
- 五月微風
- 心靈廣場
- 情深
- 碎情記
- 金色時光
- 比翼
- 花季
- 人生的兩次

徐蕙藍著

人生的兩次



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1336種

人生的兩次

徐蕙藍著

發行人：平鑫濤

出版者：皇冠出版社

台北市敦化北路 120 巷 50 號

電話：7168888

郵撥帳號0010426—9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總編輯：陳鰲華

編輯：楊雪嬌・崔玉珍

美術主編：李純慧

校對：劉秋城・鮑秀珍

印刷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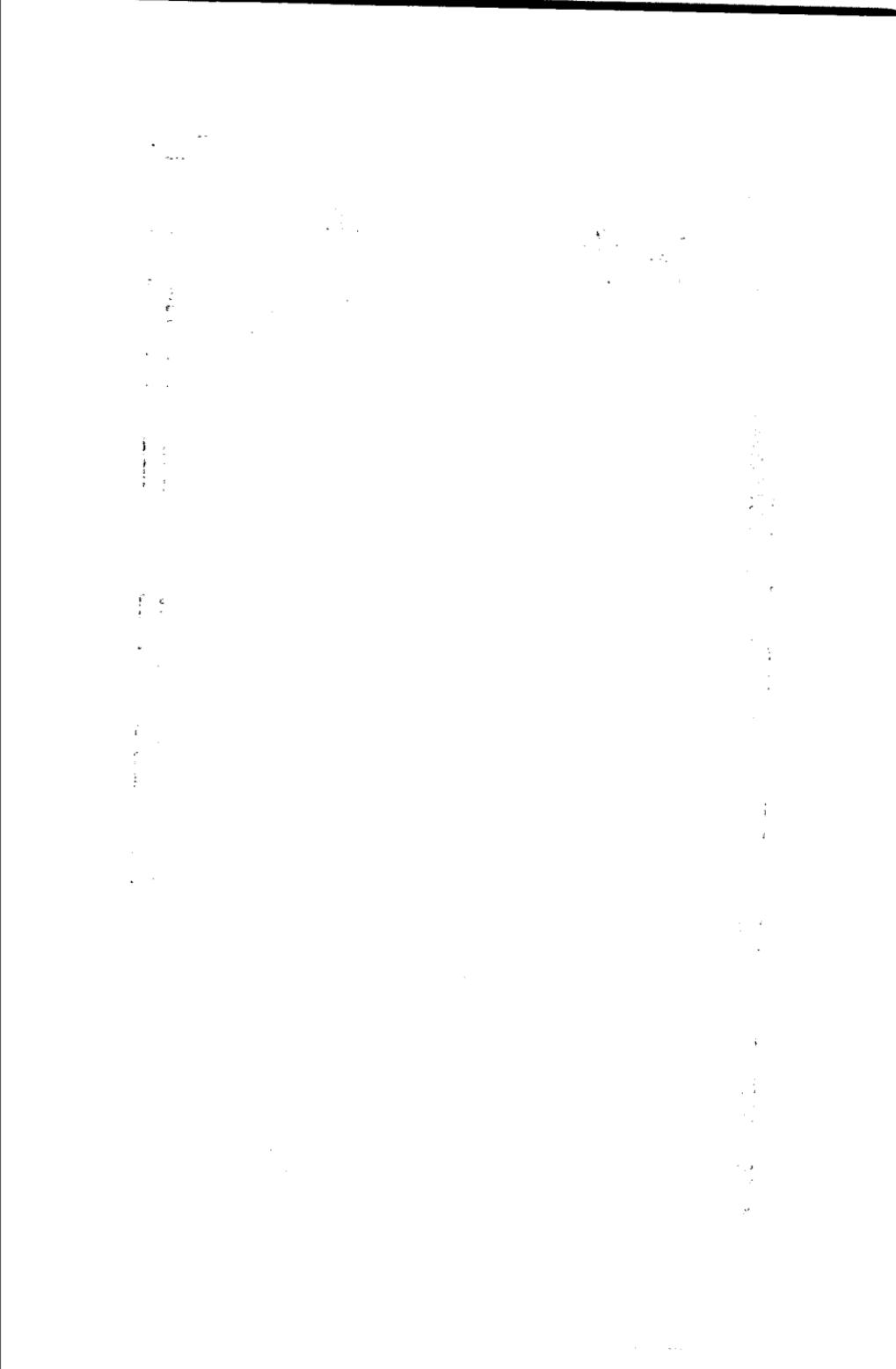
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

電話：3061972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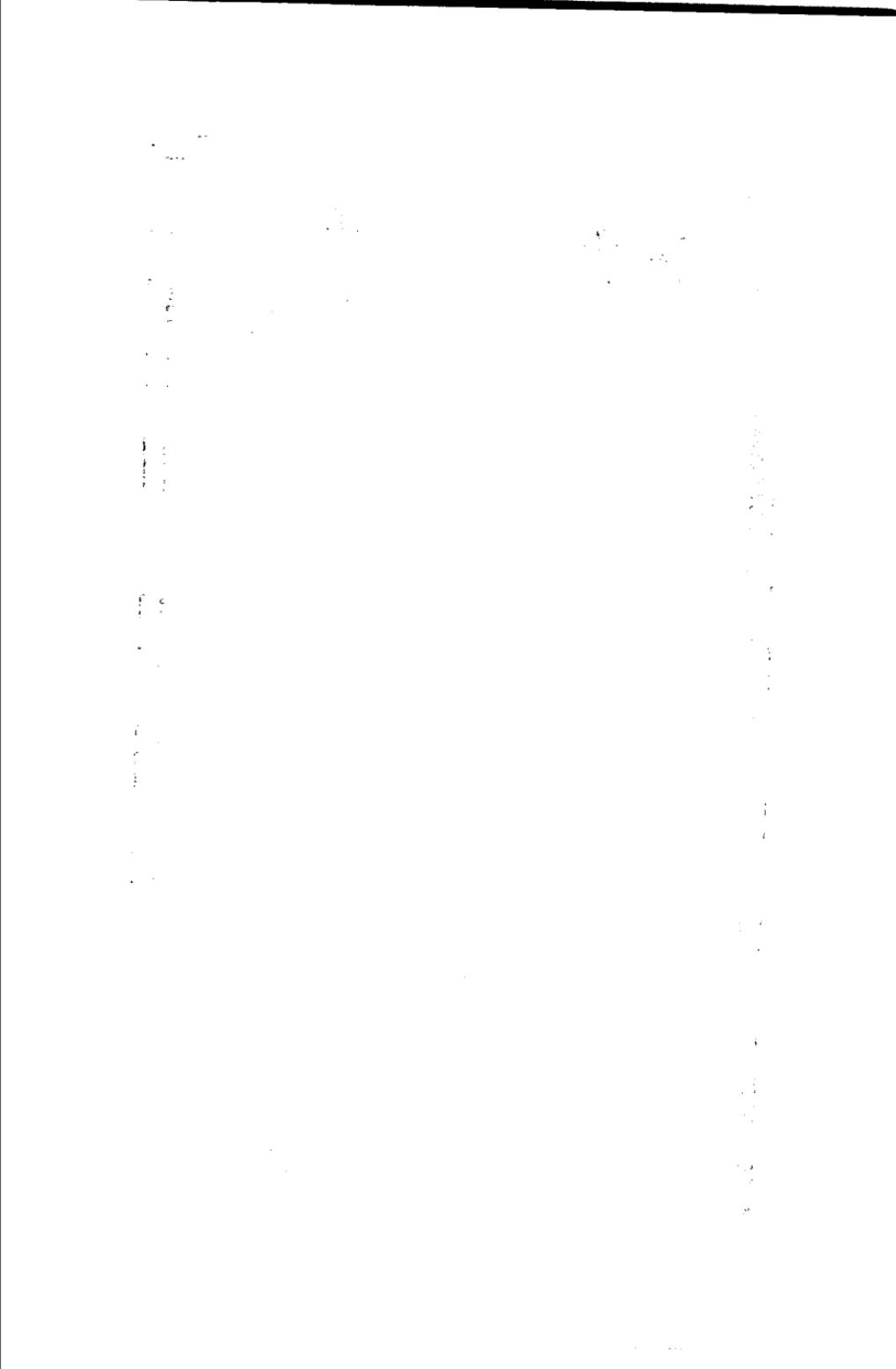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・盜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

人生的兩次

徐蕙藍著



人生的兩次	九
串起又散落	一〇九
細雨絲絲	一五一
那年雨季	一九五
後記	二五一





W. C. L.

夜，暗沉沉的。

除了車燈照亮的前路，周圍一片黑暗。

這條山間公路，沒有照明裝置，路旁原本繁殖山坡的矮樹林，顯得黑影幢幢，坐在車中的人，望不見左邊的山壁和右邊的懸崖，只感覺道路曲折，汽車連續轉彎，而導致

身體左右傾搖。

這輛環山而行的小型公車，是山區通往城市的唯一大眾交通工具，日間半小時開一班，天黑以後便減為每隔一小時對開。夜間搭乘的人不多，不知是山居習慣早睡？還是夜行於狹窄多彎道的路上，心存恐懼？

此刻，車廂內連同司機只有三個人，坐在前座的中年人，一上車就開始打盹，腦袋隨著車行東倒西歪，卻也沒把瞌睡蟲趕跑。于佳綺坐在稍後，望著倒有些羨慕，自己累了一天，實在疲乏，但是腦子靜不下來，只有瞪著一雙大眼望向車窗外。

車窗玻璃映著車內昏黃的燈影，佳綺想到家中小屋燈下的兩個孩子，小兄妹倆此刻在做什麼？作功課？看電視？還是立在窗前期待媽媽歸來？

佳綺不覺低頭看看腕上手錶，努力辨認指針標示的方向，差十分八點鐘，比往常遲回家一個半小時，可憐的孩子們，會不會先找點東西擋擋饑？只是，家裏有可吃的東西嗎？

佳綺不由得輕嘆一聲，窮，實在是很難過的。

人在富有的時候，絕不會去想像窮困的滋味，而一旦陷入貧窮，若不去追憶以往不

愁衣食的寬裕生活，心中也好過一些。佳綺的優點就是不在回憶中嘆息，她能堅強地面對現實，在崎嶇不平的人生道路上，努力跨著平穩的步子。

像現在，她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餓和累，只掛念著兩個乏人照料的孩子，回到家裏該給他們弄點什麼好吃的？嗯，剛發了薪，就奢侈一點吧！買條鮪魚，孩子們最愛吃又酥又香的炸魚了，再買小包洋火腿，切碎了炒蛋，蛋煎得兩面黃，這道菜既營養好吃又快速，再煮個菠菜豆腐湯，就是一頓很豐盛的晚餐了。她彷彿聞到了菜香，也看到了孩子們因佳餚當前興奮快樂的神情。

二

于佳綺跨下公車，快步走向開設在街道旁的一家小型超級市場，忍不住再看一看腕錶，八點二十分。用十分鐘買菜，十分鐘步行到家，再以最快的手法，二十分鐘把菜做好，預計九點鐘可以吃飯了。

自動玻璃門迅速開啓，把佳綺迎進冷氣十足的室內，一陣清涼，平復了原本有些焦

躁的心情。她拿了需要的菜，還多買了一串香蕉和一袋小麵包，麵包作早點，香蕉是最廉價水果，營養還是必須重視的。

佳綺走向出口處的收銀機，看看手裏提的紅色塑膠籃裝得滿滿的，有一種很充實的感覺。每天都買菜，可沒今天買得多，要是每天都能這樣買就好了，表示有很不錯的經濰能力，昨天不就只買了一把空心菜和一塊豆腐嗎？還做出三菜一湯呢！金鑲豆腐，清炒菜葉，菜梗炒蘿蔔乾，葱花蛋湯，一個蛋做一碗湯，三人也喝得津津有味。她忽然聯想到一則笑話，有個窮人請客，一蛋二吃，炒蛋外加蛋殼煮湯，我可比他強多了。想著，不禁微笑。

就在笑容展現的一剎那，佳綺下意識地感到有雙眼睛在注視她，忙把笑意收斂，一面把籃子放上了收銀機旁空出來的旋轉台。

『于佳綺！』

聽見有人叫自己的名字，猛一回頭，和一個男人的視線碰個正著，那雙熱切望著自己的眼睛，是曾經熟悉的，也是曾經遺忘的。

『我是程維杰。』

她點點頭，表示認識他，也承認他沒認錯人。

『真是不期而遇。』他笑得很興奮。

她卻轉過頭去默默望著收銀小姐從鍵盤上打出的數目字，跳出每一個亮著綠光的價錢，就像每一隻閃著諷嘲的眼睛，她不安地撫著零亂的髮絲，和未曾化妝已感到粗糙的面龐皮膚。

——多麼出人意外的不期而遇，至少隔別十年後再見，總應該讓他看到像樣的我。算了，儘管嘲笑好了，也許見我這副樣子，他心裏會舒坦些。

想著，佳綺很坦然地對維杰說：

『十年了，你一點都沒變。』

『妳也沒變什麼，我不是一眼就認出了妳嗎？』

維杰說這話的時候，他有點討厭自己很世故的違心之論，她變了，不是那細緻嬌柔、衣衫光潔的于佳綺了，蒼白的面容是瘦削多了。年齡對女人來說是這麼毫不留情嗎？從二十歲到三十歲，時光竟如此迅速地帶走了她的青春，若不是剛才看見她展露唇邊的淺笑，那微微漾起的熟悉笑涡，才把懷疑肯定。